

身心统一的功能哲学进路

蒋 柯*

【摘 要】 身心问题的预设是心理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心理学各个流派所依据的身心预设可以分成四种主要类型。在当前的科学语境下,主流心理学理论是以还原论作为身心预设。心理实在论和消除主义本质上都是身心二元论,二元论使得当下的心理学面临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唯有身心统一的基本预设才是应对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根据“解释的阶梯”原理应该在功能——结构的范畴水平建立一个统一解释模型;在功能与结构之间,应该将功能作为逻辑上的先在,这也预示着功能哲学作为解决身心问题的未来进路。总体上,现象学是能够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一种思路。

【关键词】 身心问题;还原论;功能;结构;解释

有关身心关系的讨论自古有之,其中,“身心统一论”、“身心二元论”、“唯心论”以及“唯物论”在不同历史时代中各领风骚。但是自笛卡尔以后,身心二元论成为了主流的世界图景。笛卡尔将身体和心理决然分开,拉开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序幕(笛卡尔,2000,第27—29页;鰲黑,2013,第116—123页)。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神论、唯物论逐渐成为今天人们认识世界的主流话语体系。在自然科学的语境下,对身心问题解答更具有了当代的技术特征,比如还原论在神经生理学的推动下再次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当代认知科学的计算主义、联结主义也尝试着用计算机模型或神经模型来解释心智的意义。然而批评者却认为这些解释实际上是“无心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身心统一论(塞尔,2006,第20页)。与此同时,认知科学在当代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支持下艰难跋涉,终于在20世纪末承认理论预设中的“身心分离”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理论困窘,于是有研究者提出了强调“具身性”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性即是说心理应该是存在于身体之中的,而身体也是拥有心理能力的。这是一种身心统一的尝试(李其维,2008)。

这些理论动向暗示了,在当前的科学语境下,身心问题并没有得到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想的回答。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当代科学语境下有关身心关系的主流理论,指出它们实际上是笛卡尔“二元论”的延续。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论证:“身心统一论”的障碍在于解释体系延续了传统的结构主义取向。要想确立身心统一论,需要在功能哲学的框架下重新定义“身”与“心”的逻辑关系。

* 心理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610041。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实验民族心理学’理论建构”(2015SZYQN164)的阶段性成果。

一、身心理论的分布现状与困境

笛卡尔虽然不是身心二元论的始作俑者,但是他却将身心二元论推向极致,并以此界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域界。同时,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也得以确定(邬黑,2013,第120页)。身心分离的二元论确立了这样的论调:对身体的考察有物理学或生理学,那么对心理的考察就应该有相应的“心理学”。因此,心理学成为了身心二元论的第一个受益者;但是身心分离而带来的理论困难也同时成为心理学在之后百数十年的发展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至于后来的心灵哲学家都努力想要去解释身心关系,以解决心理学所面临的困难。

首先,心理学本身的科学化倾向引发了对身心二元论的反驳。“如果心灵要么从科学上来考虑,要么甚至首先作为有意义的描述来考虑,那么,心理归属将不得不在公开的、能从物理上检验的证实条件之中。”(William G. Lycan,《身心问题》,见于:斯蒂克,2014,《心灵哲学》,第57页)因此,在今天绝不会有一个心理学家愿意公开地承认自己是一个身心二元论者了。除此以外,身心分离的预设还带来了一系列形而上学的质疑,诸如:心灵实体是否存在、心理和身体如何发生互动、动物是否有心灵等问题。虽然传统的二元论者曾经提出过一些辩解,如“身心交感论”(笛卡尔)、“预置和谐论”(莱布尼茨)等。但是每一种辩解都被发现隐含着不可克服的悖论(塞尔,2006,第6页;麦独孤,2015,第一章;赖尔,1992,第10页;罗素,2010,第4页)。

于是,20世纪以来,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努力在身心统一的论调下寻求有关心理的适当解释模式。这些解释模式按照它们所依靠的基本预设而被分成了四大类型。四个预设前提分别是:

1. 实在论。有的东西有心理属性。
2. 概念的自主性。心理属性不能从概念上还原为非心理属性,因此没有一个非心理命题蕴含任何心理命题。
3. 成分解释的充分性。依据其基本成分,成分的非关系属性和成分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做出类似描述的(成分描述)东西的其他基本成分的关系,对一事物的完整描述蕴含它的完整描述,即从一事物的成分描述得出的关于它所有属性的一种解释。
4. 成分的非心理主义。事物的基本成分本身并没有心理属性。(Kirk Ludwig,《心身问题:一个综述》,见于:斯蒂克,《心灵哲学》,第15页)

这四个预设看起来都不错,但是却不能同时为真,因为它们相互是不相容的。认可某一个预设就形成了相应的心理观。比如,认同预设1就要接受“本体论的反还原论”,包括心理粒子理论、实体二元论、唯心主义、泛心论等;认同预设2则意味着“非本体论的反还原论”,中立的突现论和突现的唯物主义属于这一类;认同预设3就是接受心——身(物)之间的概念还原论,包括:中立的一元论、心理物理同一论、功能主义等;认同预设4就是关于心理的非实在论,或者叫取消主义。不难看出,从预设1到4体现了在心理——物理(身体)关系上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渡。预设1表达了极端的心理实体论,而预设4则是另一个极端的物理主义;预设2相对于预设1是较为温和的心理主义;预设3则是较预设4较为温和的物理主义。

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坚持科学心理学路线的研究者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坚持预设1,即认为同心理粒子论或二元论。因为二元论显然背离了今天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要旨。但是依然有人以较为隐晦的方式表达对预设2的认同。同样是在心理学领域内,当心理学家意识到来自生理学或计算机科学的威胁时,为了强调心理学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常常会质疑:除了神经生理过程之外是什么赋

予了有机体以心理呢?以及,我们怎样才能确认计算机有没有意识呢?这些追问都是预设2的不同形式的表述,其核心思想依然在于强调心理或意识相对于物理属性的区别。因为心理学源自心理与物理的分离,如果取消心理或将心理还原为物理,那么心理学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所以许多心理学研究者实际上持一种分裂的态度,一方面在实验研究中立足于预设3或预设4,另一方面在心理学理论层面上却隐晦地表达预设2。而在形而上学的领域内,出于人文主义的需求,强调心理或意识的独立性也是一种时尚。所以,预设2,或者说二元论的隐晦表达其实并没有真正消失,依然坚守着心理的存在。

在另一个极端,预设4则否认心理的存在;预设3通过将心理还原为物理从而在事实上否认了心理的存在。在认知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助推下,这种否认心理或还原论的趋势在当下日益强势。当然,取消主义和还原论也经受着“无心”的批评,但是它几乎是当前科学心理学流派的唯一选择(塞尔,2006;黧黑,2013)。

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努力地争取获得科学的地位。心理学以心理为研究对象,要想成为科学,首先要证明心理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样是可以被科学的手段予以研究的自然存在。要想达成这个目的,身心关系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心理学家在这个课题上做过很多种尝试,包括心理原子主义(冯特、铁欣纳的内容心理学)和平行论(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以及还原论(行为主义,和当代认知主义)等。

需要说明的是,詹姆斯倡导的功能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还原论。詹姆斯说道:“那些死抱着意识不放的人,抱着的不过是一个回响,不过是正在消失的‘灵魂’遗留在哲学空气中的微弱声音而已”(詹姆斯,1904,转引自斯蒂克,《心灵哲学》,第25页)。在詹姆斯的启发下,功能主义流派确立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心理状态能从概念上还原为功能状态,……功能状态被认为是在概念上随附于物理状态之上的。……功能状态就是物体的这样一种状态,对它的定义依据的是其与系统的输入、系统的其他功能状态以及系统的输出之间的关系”(Kirk Ludwig,《心身问题:一个综述》,见于:斯蒂克,《心灵哲学》,第27页)。普兰特、福多、平克等人俱是在这个框架下提出了各自特色的计算主义或功能主义,而这些方案都各自面临不同的理论困难,其来源都可以归结为将心理还原为物理状态这个基本预设(熊哲宏,王中杰,2004;蒋柯,2010;2011a;蒋柯,奚家文,《为什么计算模块是不可能的》,已投稿)。

如果以上关于身心统一的理论尝试都行不通,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身心统一的模型呢?

二、身心统一的含义

为了提出一个身心统一论的模型,我们首先需要为“身心统一”做出一个操作性定义。

首先,当我们讨论身心统一时,意味着先要认可心理和物理(身体)二者的存在。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身心统一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要将身体和心理描述成为单一的存在。相反,否认心理的存在,以及否认心理与物理的差异都明显地违背了常识。极端的行为主义或取消主义通过否认心理的存在而使得其研究对象保持单一,但是这不是真正的身心统一论,而是心理的消失。还原论实际上认可了心理与物理的差异,但是努力将心理投射到物理的术语系统中来加以描述。这种努力也没有实现身心的统一。因为,将心理系统投射到物理系统中,将心理系统转换成了物理系统,其结果同样是使得心理本身消失了。也就是说,还原论只不过是较为温和,或者表达得比较隐晦的取消主义。

两者的最终结果是一致的,即将心理从其理论和研究中直接地,或委婉地排除了。

第二,还要明确:统一不等于“同一”。用“同一”来实现统一,正是行为主义,以及还原论所做过的尝试。如前所述,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统一”:可以统一的两者是属于同一种存在的两种属性,例如光和热是火的两种不同属性,但两者都统一于“火”这样一个逻辑上的先在,而火即是燃烧,是氧化反应;因此,光和热都是氧化反应的结果。于是,我们可以这样给“统一”下一个操作性定义:两个对象或属性之所以可以统一,或者说是统一的,是因为它们能够被同一个模型解释。就像光和热可以用氧化反应这个模型来解释一样。

接下来我们讨论“解释”的意义。

当我们观察到一个对象或一种属性的表达,我们的直觉经验会自然地将这个对象或这种属性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但是,当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存在”时,就意味着已经赋予了它以意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什么存在”,即,“存在”本身是需要有前提或有原因的。对存在的前提或原因的追问就是寻求“解释”的过程。解释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被解释对象不能明显地或隐讳地包含在解释前提之中。这就是“解释的铁律”(邬黑,2013,第6页)。比如,要解释“为什么催眠药能够让人睡觉”,我们不能说“因为催眠药有催眠效力”。催眠药的催眠效果是可观察的现象,对它的解释需要在神经兴奋与抑制的层面上进行。即,我们不能用一种可观察现象去解释另一种可观察现象,在同水平的观察现象之间我们只能做出“相关性描述”,而做出“解释”则要依靠更高阶的因果关系模型(或者称之为理论)。高阶的理论与低阶的现象之间的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构成了“解释的阶梯”,如图1所示(蒋柯,2011b)。

其中白色箭头代表“解释”,灰色箭头代表“描述”。

(转引自:蒋柯.(2011b). 透过归纳问题阅读“解释阶梯”的认识建构功能. 自然辩证法研究, (5),1—6.)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观察的水平呢? 本文的定义是: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是较低级的,需要通过其他条件的引入,或者通过其他观察现象推论而来的现象是较高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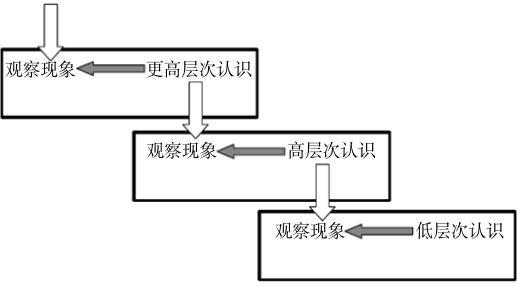


图1 解释的阶梯

在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之间,两者都是通过人的直觉经验能够被观察到的现象。两者的区别在于,对物理现象的观察可以在公共语境中予以限定,而关于心理现象的观察则是个体化的、私密的动作。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说,他人的行为,即其身体的物理性活动是可直接观察的现象,而他人的心理是不可直接观察的,观察者只能通过所观察到的行为推论其相应的心理的存在。但是,如果观察者观察的是自己的心理和行为现象,他对于自己心理现象的观察和对物理现象的观察所拥有的确定性、可能发生的误差和错觉似乎是一样的。但是,个体的直觉体验总是在提示我们,心理是行为发生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行为,即有机体所表现出来的物理现象处于较低级的观察水平,而心理现象处于较高级的观察水平。

总而言之,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相比,应该处于同一个观察水平,或者是心理现象处于较高级的水平。根据“解释阶梯”的原理,如果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处于同一个观察水平,那么两者就不能相互做出解释;如果心理现象是较物理现象更高级的水平,那么心理现象可以对物理现象做出解释,而物理现象不能对心理现象做出解释。

身心统一即是建立统一的解释模型。建立统一的解释模型有两种可能的方案,一是建立一个更高阶的解释模型,用它来解释心理和物理现象;二是用其中较高级现象去解释较低级的现象。

还原论选择了其中第二种方案。将心理现象还原为物理现象,即是希望通过物理现象而对心理现象做出解释。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还原论的努力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它试图用较低级的现象去“解释”较高级的现象。这正是还原论的理论悖谬所在,这样的理论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解释”。如果心理现象较物理现象是更高级,那么我们似乎应该用心理模型来解释物理现象,但是,在当代科学的框架下,这种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的努力应该指向建立一个更高阶的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接下来将把身心关系的问题放在在更一般性的范畴水平上,即在功能与结构的语境中来讨论。

三、功能与结构的逻辑关系

功能与结构是一对相对应的范畴。“一切已知的结构,从最初的数学‘群’结构,到规定亲属关系的结构……等,都是一些转换体系”;结构还具有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皮亚杰,1984,第3—8页)。在很多学科领域,诸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结构都被规定为基本的理论建构立场,即通过结构来定义学科的基本概念。于是,数、物、生命、心理以及社会都被规定为结构性的存在。这些学科都是按照某种结构特征来描述、分析现象并提出研究假设。结构以及按照结构性假设来界定的概念因为能够满足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如:可以被重复地观察和分析,所以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科学的构成标准。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研究结果的表达都必须遵守某种结构性规范,比如,科学原理的推演必须要遵守结构化的逻辑规范;科学的观察或实验过程也需要遵循相应的结构化的程序;研究报告的发布也必须在公认的结构特征下进行。结构事实上已经成为今天科学研究的强势规范。

对应的功能范畴却缺乏同样明确的界定。功能主义将心理定义为有机体的“功能”,它体现了有机体适应环境的更高级与更直接的方法。物理(身体)现象因为其直觉的广延性特征,自然地被定义为结构性存在,于是,身心关系在更高的抽象水平上就转变为了结构和功能的关系。

心理被定义为功能,身体被定义为结构,而功能是结构的随附性特征,于是,心理就是身体(物理)的逻辑顺延。这就是还原论的理论基础。还原论用物理现象来定义心理,实际上也就是站在结构性的立场来限定功能的意义。预设3对心理的解释是依据了“其基本成分,成分的非关系属性和成分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做出类似描述的(成分描述)东西的其他基本成分的关系等内容”(Kirk Ludwig,《心身问题:一个综述》,见于:斯蒂克,《心灵哲学》,第27页),从这一段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预设3正是一种结构性的规定。前文已经分析了还原论从身体(物理)来定义心理所遭遇的“解释”障碍,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还原论用物理来定义心理的理论依据正是从结构来定义功能的预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还原论所遭遇到的“解释”困难正是从结构出发来定义功能所产生的困境。

很多研究者虽然意识到困境之所在,依然不放弃对心理的结构性定义,是因为心理学要适应科学的要求,而这个科学的标准正是结构性假说。在强势的结构性规范下,功能主义者虽然强调“功能”的意义,却依然把功能定义为结构的随附性特征(詹姆斯,1904,转引自斯蒂克,《心灵哲学》,第25页;黧黑,2013,第295页)。正因如此,传统的功能主义也没有突破结构的桎梏。功能主义虽然强调心理的功能性特征,但是依然将“功能”定义为结构的随附性特征,即功能是从结构中派生出来的,

并且最终是通过结构来定义功能。所以,如前所述,从詹姆斯,直到福多、平克等人的功能主义终究还是回到了结构主义所规定的域界之内。他们多遭遇问题的关键是,在结构和功能之间,结构被定义为基本存在,而功能被定义为结构的随附性特征。(奚家文、蒋柯,2014)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结构和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构之所以形成是需要前提的。本质上,结构就是某种序列,它可能是物质的序列、数的序列,以及概念的序列。结构的形成就是某种序列的形成。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序列的形成是熵值降低的过程。系统的序列化过程需要有负熵,能量和信息都是负熵。一个系统不可能自动地从无序中形成序列,序列的形成需要来自系统外的持续的能量或信息输入(哈肯,2005,第12—16页)。也就是说,结构不可能是自足的,结构的形成需要有前提。那么结构形成的前提是什么呢,即,为什么会形成某种结构呢?其实,这样的追问只可能有唯一的答案,那就是:为了实现某个目的,为了达成某种效果,也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因此,功能实际上是结构之所以形成的前提。也就是说,功能是结构的逻辑先在。于是,我们要做的不是用结构来描述功能,而是用功能去解释结构。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核心命题:

作为建立一个身心统一模型的基础,在功能和结构之间,我们应该将功能置于逻辑上的先在。

传统的功能主义以及20世纪末的计算功能主义都将心理定义为“功能”,并试图在进化论的框架下来解释身心问题。但是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本文以为,传统功能主义的失误在于错误地理解了“功能”与“结构”的逻辑关系,所以没有摆脱身心问题的困窘。(奚家文、蒋柯,2014)。本文根据身心关系的定义模式,重新界定了“功能”和“结构”的逻辑关系,将功能置于逻辑上的先在,并将这种方案命名为“功能哲学”,以示与传统的“功能主义”的区别。准确地说,这个命题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方案描述,而是一个基本预设,是一种预期,它代表了未来工作的方向。在能够形成具体的方案之前,这个预设首先要面对这样几个可能的责难:

第一,用功能来解释结构,是否违背了科学的原则?我们选择什么基本范畴来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并不是科学本身的评价标准。选择不同的范畴体系就是选择不同的理论参照系。比如,经典牛顿力学以绝对时空作为参照系,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否定了时空的绝对性;牛顿力学以力、运动作为理论的核心概念,而相对论则以能量、质量为核心概念。这些差异都不影响牛顿力学或相对论中任何一种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心智理论的参照系无论是结构范畴还是功能范畴,都不会影响其作为科学理论的价值。

第二,将功能定义为结构的逻辑前提,也要遭遇“功能是如何形成的”这样的追问。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终极问题,也是任何假说都必须面对的追问。在目前人类的认识范围内,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也许可以为功能的产生提供解释:有机体的功能即是“适应”环境的要求。适应论还可以推延到无生命物的领域。比如,鹅卵石的形状是适应流水冲刷的结果,因此,卵形的轮廓使得鹅卵石受到水流冲击力最小或最均匀即是其功能;同样,在空中下落的水滴的形状也是适应各方面受力的功能性特征的表达。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功能就是物体或有机体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对环境的适应。

第三,要建立功能性解释模型就需要有相应的话语体系,但是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话语体系都是建立在结构性假设基础之上的。我们如何用结构性的话语工具来表达功能性模型呢?这是最重要、也是建立功能性解释模型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应该用什么话语来描述功能性模型的问题。因为人类使用的语言体系都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语言系统能够描述功能性模型吗?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哲学家思考过这个问题了。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而欧洲哲学家则提出“先验”、“直观”等概念来应对这个问题。总体上,现象学是能够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一种思路。

作为人类理性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数学也是一种结构性的语言系统(克莱因,2007,第60页)。显然,这样的数学将不能支撑功能性模型。因此,到了我们需要一种功能性数学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 [法]笛卡尔,2000:《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德]哈肯,2005:《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蒋柯,2010:《从‘语言本能’到进化心理学的华丽转身,平克的语言模块性思想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7期。
- 蒋柯,2011a:《为什么需要模块心理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蒋柯,2011b:《透过归纳问题阅读解释阶梯的认识建构功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5期。
- [美]克莱因,2007:《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李宏魁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美]赖尔,1992:《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美]戴黑,2013:《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流派》(第6版),蒋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其维,2008:《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心理学报》第12期。
- [英]罗素,2010:《心的分析》,贾可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美]麦独孤,2015:《心理学大纲》,查抒佚,蒋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瑞士]皮亚杰,1984,《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美]塞尔,2006:《心、脑与科学》,杨音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美]斯蒂克,2014:《心灵哲学》,高新民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奚家文、蒋柯,2014:《进化而来的心理是功能还是结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1期。
- 熊哲宏、王中杰,2004:《论高级认知系统的模块性——对J. 福多“中心系统的非模块性”论证的反驳》,《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3期。

(责任编辑:蒋永华)

An Approach to Unity of Mind and Bo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Philosophy

JIANG Ke

Abstract: The hypotheses of mind and body are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logy. The various schools of psychology in histor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their hypotheses about mind and body. The present mainstream psychology is still based on reductionis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mental realism and eliminativism actually belong to dualism. Because of dualism, present psychological theories are confronted with insurmountabl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which can only be tack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between mind and bod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Hierarchy of Explanation”, a unified model of explan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by incorporating both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he function, however, should be given a logical priority over structure. This suggests that functional philosophy can be a possible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mind and body. In this regard, phenomenology can offer us some useful clues.

Key words: problem of mind and body; reductionism; function; structure; explanation